

作品
八百里
(天排骨)

THE
PIGEON
MATCHMAKER

作插 佳羽 人

[忠犬型] 赛鸽精英
[甜腻腻] 励志小跟班

九岁离家出走，被他护送回家。
十三岁家庭变故，他引她走上正途。
二十岁，她终于成为他的骄傲。

八百里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插羽作佳人 / 八百里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699-9

I. ①插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1674号

书 名 插羽作佳人

作 者 八百里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唐 婷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50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,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699-9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卖小孩的哥哥 / 003

第二章 那年你的温柔 / 018

第三章 不畏惧的勇气 / 035

第四章 彼端的世界 / 058

第五章 那点心思 / 070

第六章 长大的姑娘 / 083

第七章 欠我的愿望 / 114

第八章 你的袒护 / 130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九章 我的小伎俩 / 143

第十章 劫后重生 / 164

第十一章 我的试探 / 177

第十二章 不知道的事 / 193

第十三章 差之毫厘 / 209

第十四章 配得上他 / 233

第十五章 我的初吻 / 255

第十六章 甜腻腻的 / 268

第十七章 最好的爱情 / 284

番外剧场篇 / 300





“又是一手烂牌！”林爱贞眼睛盯着牌，眉心的朱砂蹙起。她腾出一只手劈头挥过去，林成君的耳朵立马嗡嗡直响，“倒霉货，你再给我惹祸试试！”

“怕倒霉你还带在身边养？”牌桌上一个胖女人摸了一张牌，嗤笑着打趣林爱贞。

林爱贞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还不快滚！杵着等我继续揍你？”

成君撇撇嘴，扭头朝被她揍得鼻青脸肿的林小光做了个鬼脸，无声地用口型威胁他，“揍，死，你！”

林小光这小孩也是不识趣，觉得有人收拾林成君了，于是得意地晃脑袋，死贱死贱地找死，“倒霉货！”

林成君闻言立刻扑过去，揪着他的后衣领又要挥拳。林小光妈妈见状高喝一声，扯住她的辫子，“好呀，我在这你都敢打！林爱贞，这女儿你要不管我就替你管了啊！”

成君被扯得头直往后仰，她一动，林小光妈妈更用力地往后拽。成君吃痛齙着牙，小手朝身后不停扑腾，“放手！妈！妈，快救我！”

“烦不烦，没看见我手上正忙着呢！”林爱贞不耐烦地往桌上丢了一张牌，冷笑着看向林小光妈妈，“你倒是打啊，你也好意思？”

“我怎么不好意思了，你看看我们小光一张脸给她挠成什么样了！”

成君趁着她们说话，抬起后脚跟照着林小光妈妈新买的皮鞋重重一踩，林小光妈妈“哎哟”一声松了手。成君得空跑过去一把掀了他们的牌桌，然后撒腿就跑，隐约听见林爱贞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吼，“你给我站住！看我不打死你！”

她边跑边笑，有样学样，“看我不气死你！”跑远了还不忘停下来，撅起小屁股朝牌桌方向扭两下以示挑衅。

林成君这小丫头今年九岁了，上三年级，个子小，在班里坐的却是最后一

排。因为实在太闹腾，老师见着她就头疼。

她从小跟着妈妈林爱贞在牌桌上长大，最讨厌林爱贞一输钱就嫌弃她是累赘的样子，还成天跟着别人叫她倒霉货。这林爱贞只要往牌桌上一坐，天大的事，她估计也就抬抬眼皮瞅你一眼，哪管你是被人揍了还是揍人了。

所以林成君一个小姑娘，从小练就一对自力更生独立自强的好拳头。

林成君不屑地吹口哨，等我攒够钱马上离开这里！不过，一想起林小光捂着鼻子号啕大哭的样子，她的嘴角扬得更高，脚下生风，一溜烟跑回家。

撞开门跑进厨房，打开水龙头，冷水哗哗哗直流，她踮起脚把嘴凑过去，咕噜咕噜喝了几口，一抹嘴，小手捂着肚子的地方，“好冰啊——”

林成君觉得脸上被打的地方还有点疼，林爱贞那一掌正好挠在右脸被林小光挠破的地方。她凑到林爱贞的梳妆台前，满不在乎地瞧了瞧眼周旁的几道指甲印，稚气的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已经是腊月，她一路跑回来，倒出了一身汗。把大衣往床上一甩，然后把自己也甩到床上。成君打开电视，遥控器转了一圈后，无聊地把头埋进棉被里。

趴了一会儿，她嘿了一声来了个不太标准的鲤鱼打挺，跳下床跑进自己的小房间，蹲在床头柜前翻箱倒柜，很快翻出一张照片和一张便笺。

她歪着头认真思考了几十秒后，被自己的想法鼓动得蹿起来，风风火火地跑进跑出。十分钟后，林成君在厨房找了个黑色塑料袋，可怜兮兮的袋子装了一件大衣进去就没多余空隙。她使使劲，又翻出一条草绿色的连衣裙塞进去。这可是去年夏天林成君软磨硬泡缠了林爱贞很久，才给她买的。

她把袋子塞得鼓鼓的，然后挂在手腕上。

想了想又折回主卧去翻林爱贞的钱包，咬咬牙，抽了一张最大面值的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成君背起小书包，站在门口，咬牙道：“再见！我再也不回来了！”关门的时候，顺手把门边放着的邻居送来的两个地瓜拿走。



第一章 卖小孩的哥哥

林成君抱着书包，坐在江林市嘉屿区警局的走廊，对面是两个戴着手铐的中年大叔。

成君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心里还是紧张的，她瞪大眼睛，神情专注地听大叔聊天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大叔甲问。

大叔乙摸摸嘴角的伤，“打人，你呢？”

“赌钱。”大叔甲打了个哈欠。

“玩什么？”

“牌九。”大叔甲啐一口，“妈的，老子这手也能摸到至尊宝，热乎劲还没过就被人按住了，真他娘的倒霉！”

“哎哟，那是挺倒霉的。”成君笑嘻嘻地插嘴道。

大叔甲“嗨”一声，“小鬼头，你懂什么？”

成君昂着头，“丁三配二四——绝配，我怎么不懂了？”

“哟，你还真懂！”大叔乙一脸惊讶，感兴趣地打量她，“你一个小孩，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”

“我离家出走来的！”

.....

成君正跟大叔聊得热火朝天，先前带她回警局的警察阿姨看见了，立刻叫她名字，“那谁，林成君小朋友，你过来，不要坐那边。”

成君跟两位大叔惺惺相惜一阵，高高兴兴地坐到警察阿姨指定的位置。

警察阿姨告诉她，还没联系上她的家长，让她坐着不要乱跑。交代完，她就忙着去处理其他事。成君一个人干坐了一会儿，从书包里抽出一本寒假作业，摊在办公桌上，开始埋头认真地抄答案。

等她抄到第二单元的时候，一抬眼，发现天已经暗下来了。她摸摸肚子，

在局子里逛了一圈，找到早已忘记她存在的警察阿姨说：“阿姨，你什么时候让我回家？我饿了！”

柜台前的陆仁洲长指握着笔正在填表，闻言抬起头，一眼就瞧见小女孩，和她说话时漏风的牙床。小丫头瘦瘦小小的，追在女民警后面喊饿。她穿着偏大的红色大衣，松松垮垮的，袖子胡乱卷了几圈上去，显得比实际年龄还小，刚开始他以为她只有六七岁。

女民警一拍额头，“哎呀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。你等等啊，我把这位哥哥的事情处理完，就给你弄吃的。”

陆仁洲交完罚款，被民警告知还不能马上走，于是出去打了个电话。走廊的风有点大，他站了一会儿，回到办公室，背对着一张无人的办公桌坐下。

他是过来捞人的，寝室兄弟为情所困，在酒吧酗酒斗殴还被抓。虽然他几乎不住寝室，但跟他们关系都不错，又是本地人，所以室长打电话麻烦他跑一趟。

才坐下没一会儿，陆仁洲就听到身后“呼噜呼噜”很夸张的声音，他顺着声源看过去，是那个毛茸茸的小女孩。陆仁洲也不知道，为什么第一次看到她，脑海里首先想到的词是毛茸茸，她明明绑着一个长长的马尾，不安分地一甩一甩的。

小丫头巴在办公桌前，抱着一桶泡面，心无旁骛吃得正欢，小脸被热气熏得红扑扑的，大概是太辣了，一边吃一边龇着嘴吸气，嘴唇也是红红的。

林成君察觉到有人在看她，忙里偷闲抬眼回视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又埋头喝了一大口汤。肚子总算不叫了，她扬扬下巴问对面眼带戏谑的人，“你看什么？”

陆仁洲抬起一只手，用拇指点点自己左边的嘴角示意她。成君一抹嘴，顺着他的视线扫一眼地上的书包和黑色塑料袋，又问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！”

陆仁洲问：“走丢了？”

“别乱说，我是打人进来的！看，脸上都是伤！”成君指着脸上被林小光抓破的眼角，然后继续扬下巴，“你又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陆仁洲本来等得挺无聊的，看小丫头扭了两下身子，坐进椅子上准备长谈的意思，就逗逗她，“卖小孩。”

“真的？一个小孩多少钱？”成君听了，眼睛一亮。

“看情况。”他说，“得分好看不好看，聪明不聪明。”

林成君扯扯衣襟，骄傲地推荐自己，“那你看看我能卖多少？”

陆仁洲慢慢勾起唇角，“你不怕我把你卖了？”

“你还能在警局把我卖了？”成君“喊”了一声，还嘲笑这大人的智商，

“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，你都没戴手铐，一看就是骗我玩的。”

“那你还跟我聊这么久？”

“我无聊啊。”

陆仁洲失笑，弄了半天，原来他才是被逗的那个。

成君歪着头打量陆仁洲，他穿着一件深色大衣，姿态悠闲地靠在椅子上，衬得人更加高大俊朗。成君总觉得，宽大的椅子让他一坐，瞬间显得好好小小……

这时候的陆仁洲英挺中还带着些许少年尚未褪尽的青涩，是那种处于少年和男人之间独特清秀的气质。他留着简单得不能更单调的板寸，眼眸漆黑透亮，鼻梁挺直，一张脸在炽光灯下白皙干净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成君看着看着也慢慢眯起眼睛，笑起来。

这时，那位女民警快步走过来，拍拍她的脑袋，“吃好了没？吃好了我送你回家。”

小丫头立马跳下来，动作麻利地收拾桌上的书本。手上提着一个寻常的黑色塑料袋，挎出一副逛街扫货的模样，临走的时候还不忘跟他道别，“卖小孩的哥哥，再见！”

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，冬夜里，陆仁洲顺路来警局捞人的时候，无聊地跟一个无聊的小女孩进行了一次更加无聊的交谈。

再见再见，没想到，这么快就再见到这个人小鬼大的小姑娘。

陆仁洲处理完警局的事情，拿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直接去了叶家。这天正是叶家爷爷的寿辰，只是这几年大概因为叶爷爷身体不好的缘故，叶家从不在这天办宴会。陆叶两家关系亲近，所以陆父每年都会在这天送上一份礼。今天，陆仁洲是代忙得无暇他顾的父亲过来的。

陆仁洲正要抬手按铃，大门忽然从里面哗一下拉开。他愣了一下，低头，就看见一个小人儿气鼓鼓地站在门口，梗着脖子朝屋里喊：“真不巧，叶成程的爸妈跟我的一样！叶成程就是我哥！我亲哥！”

这可不就是警局那个无聊精怪的小女孩。

屋里不知什么东西摔碎了，紧接着传来叶奶奶杨兰淑充满怒气的声音，“叶成程姓叶，你姓林，你跟叶成程跟叶家没有半点关系！叶家不欢迎你，还不快滚！”

“我还不稀罕呢！叶家大浑蛋！”

林成君一心跟屋内人对战，没发现门口还愣着一个人。她怀里还抱着那个黑色袋子，手指在上面不停地抠，不一会儿就抠出一个大洞，露出里头一件浅

绿色的衣服。

喊完那句话，林成君转身没头没脑推开身后挡路的，撒腿就要往外跑。谁知还没冲出去，就让人一把抓住，强制刹车。

小姑娘劲不大，陆仁洲扣住她不停挥舞的爪子，抬起另一只手，居高临下按在她头顶，“别乱跑！”这里是别墅区，天黑后根本打不到车回市区，一个小女孩在这里乱跑，实在危险。

林成君被罩住，在原地撅着屁股不管不顾挣扎几圈，好不容易扛住头顶有力的大手恨恨仰头，看清陆仁洲后也不由一愣，随后就瞪着他，用力去掰他的手指，“放开我！”

林成君徒劳无功地掐他的手，眼圈慢慢红起来，只是怎么也不见掉泪。

陆仁洲扣着她的手腕直起腰，看着屋里追出来的叶成程。随手将礼物捡起来递给叶成程，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叶成程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陆仁洲耸耸肩，松开成君的手。成君一抹眼睛，转身拔腿又跑，边跑边骂：“大坏蛋！全是大坏蛋！”

叶成程追上去拖住她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小丫头总算不跑了，站在原地继续气鼓鼓的。

陆仁洲看她的表情，倒有点想笑了。

叶成程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跟陆仁洲开口，“老陆，你…帮我个忙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奶奶现在在气头上，我又走不开，总不能让她一个孩子大半夜在外面跑。”叶成程跟他商量，“今晚能不能让她先住你郊区那，我明天来接她。”

“一个小丫头你就让她跟着陌生人走？”陆仁洲挑挑眉尖。

“让她一个人住酒店也不安全。”叶成程尴尬地抿抿嘴，“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。”

最后林成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之，她就被叶成程硬塞进这个看起来有点冷淡的哥哥车里，跟着他回家。成君坐上车了，还眨着眼巴在车窗上，“哥，万一他真是卖小孩的怎么办？你就这么把我扔给别人？”

陆仁洲伸手将她按回座位上，“离家出走的小孩，没人敢要，你放心！”

陆仁洲发动车子，别墅区的路灯一盏盏向后退，窗外柔和的光滑过他清隽的侧脸。成君适应了一下，很快侧过身子看着他的脸在光影中忽隐忽现，好奇地问：“陆、陆？”

“陆仁洲。”

“你跟我哥真的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说明天我哥真的会来接我吗？”

陆仁洲随口答应，“你乖乖听话他就会来。”

成君嗤笑一声，“你真以为在哄三岁小孩啊？”

“……”

陆仁洲不清楚她跟叶家什么瓜葛，只是叶家对待一个小孩的态度，着实令他诧异。好在这小丫头真是忘性很大的孩子，刚刚情绪那么激动，这会儿又被随便塞给一个才见过一次面的人，也没见她有害怕不适。陆仁洲就当顺手多照看了一下朋友家的小动物，反正难度，应该，不大吧……

林成君也不认生，坐在副座上看窗外的夜景，时不时地回头跟他说句话。虽然大多数时候是自说自话，不过想想她在警局挺自在的样子，陆仁洲也不觉得奇怪了。

等陆仁洲把车停在院子里时，小丫头已经靠在车门上呼呼大睡。陆仁洲伸手在她肩膀上推了两下，她嘟囔一句，歪头继续睡。

他无奈地看了一会儿后，下车走到副座，把她的书包挂到自己肩上。小书包背在他身上还不到腰的地方，半吊在那，样子肯定有点滑稽，他抿了抿唇，为自己生出一种家长接孩子放学回家的错觉感到好笑。

陆仁洲摇摇头，弯下腰将小姑娘连同她的简行李抱出来。因为动作不熟练，他抱着她直起腰时，林成君的头重重地磕到车顶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陆仁洲动作一顿，卡在一半凝眸注意她的动静，不过成君只是扭了扭身子，换了个姿势继续趴在他肩头睡。

睡得可真沉，这样都弄不醒？陆仁洲用胳膊肘甩上车门，又用脚敲开自家大门后，在钟叔惊讶的神情下，抱着小丫头走进楼下的客卧。

成君的身体触到柔软的大床后，眼睛倒迷迷糊糊地睁开了。

“醒了？”陆仁洲再一次卡住，保持着弯腰的动作观察她。

成君迷茫地看着他，然后一抬脚，连着鞋子直接踹进被窝里，眼一闭，又没声儿了。

陆仁洲坐在床尾头疼地看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起身把她鞋袜脱掉。本来想把红大衣一起脱掉，但小丫头睡着了身子软趴趴的，东倒西歪，他试了几次都没成功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

钟叔站在门口见了，笑着走进来帮他，“你从哪里捡了个女娃娃回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哪来的。”陆仁洲看了一眼床上，也是莫名其妙，“帮我煮

点吃的，为了弄她回来，饭都还没吃。”

“你不是去叶家吗？怎么饭都没吃就跑回来了？”钟叔突然手下一顿，“这孩子不会是从叶家带回来的吧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陆仁洲扬扬下巴，“这小丫头一直说叶成程是她哥。”

“看来真是她，都长这么大了。”钟叔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“可惜了……”

林成君折腾了一天了，睡在陌生的床上，完全没有任何不适感，一觉醒来天已经蒙蒙亮。她睁开眼，一时想不起自己在哪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坐在被子上，想了好一阵，才记起来昨晚跟着陆仁洲回家。

窗帘没拉紧，林成君借着窗外的光线，环顾了一圈房间。房间不大，除了一个黑色板式衣柜，其他都是简单的纯白色，连窗帘也是那种厚重得可以遮光的浅白色料子，还好被子是蓝白条纹的。

成君撇撇嘴，这里摸摸那里看看，再捏捏被子，滚一圈，软软的，还挺舒服的。床头柜放着她的书包和衣服，正上方有一盏壁灯，就像她幻想中的阿拉丁神灯，她蹭过去伸手摸到开关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忽地，她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歪着脑袋杵在被子上。

她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，一阵一阵参差不齐的叫声，伴随着扑棱棱的振翅声。

“咕——咕——咕咕——”，那浑厚的、悠远的叫声，那安定人心、温柔平静的力量。

命运的转折，奇妙之处往往就在于它的不期而至。

在她尚且冥顽不甚孤勇的年纪，就这么忽然出现了。而以她此时的年纪，显然未能意识到，这将会紧紧伴随她此后一生的声音，支撑着什么，意味着什么。

这个冬天安静清冷的早晨，林成君只觉辽阔空灵得不真实。

林成君跳下床，赤脚跑到窗户前，然后兴奋地尖叫一声跑出去。

成君跑进院子，一直退到大院门口，直到看清屋顶的人。她仰起头，惊讶地张着嘴，愣愣地站着。

天色朦胧，广袤无垠的空中，成群的鸽子盘旋在头顶，一圈一圈排成好几个环形。陆仁洲站在屋顶，眼里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芒，耀眼夺目摄人心魄。

他挥舞着一支红色旗子，扬扬手换了一个手势，那些鸽子迅速地又列成一个大大的方队。

成君既好奇鸽子是怎样在眨眼间变换队形，又想看清他是如何变魔术一样指挥这些鸽子。她的眼，明显已经应接不暇了。

陆仁洲听到楼下拍手的声音，低下头，看见小丫头光着脚，外套也没穿，就呆呆地望着他。

“再来一次再来一次！”成君兴奋地请求，“你能再召唤一次吗？”

召唤？陆仁洲扬扬眉，小孩的用词真是奇怪。

小丫头期盼地仰着头，陆仁洲笑笑，将手中的红旗子放下，换了一把黑旗子，低下头，如墨的眼看向她，眼底一闪而过的是成君尚且看不懂的光彩。他提醒道：“看好了！”

他打了个奇怪的手势，举起黑旗向空中一指，所有的鸽子在那一瞬间，迅速地冲向高空，空气像被突然划破，空中顿时响起激昂鼓点般的振翅声，又不单是那种简单的风声，悦耳好听振奋人心。

鸽子本是多么生性温和的生灵，完成这种扶摇直上的动作，竟然甚为壮观。成君被剧烈地震撼住，惊奇已经无法准确表达她此刻的心情。她“哈”地叫了一声，捂住嘴，陆仁洲站在那么高的地方，也能瞧见她那双亮晶晶的眼。

冬日迟来的太阳攀上枝头，一缕阳光从他身后扑上来，成君的眼里也缀满日光。她看不清陆仁洲脸上的表情，只见他放下旗子，声音含笑地问她：“想上来吗？”

这还用问，成君忙不迭地点头。

“先去把衣服和鞋子穿上。”

林成君二话不说一阵风似的闪进屋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哒哒哒半踩着鞋跟蹦到院子中间，还没开口，就见陆仁洲用手点点左侧的方向。

林成君会意，转身找到楼梯，铁制的台阶只有单人宽，她扶着栏杆，哐哐哐地爬上去。

她一路跑过来，经过了很多间鸽舍，等站到他跟前时，陆仁洲不禁蹙眉，“你吓到它们了。”

他站在晨光里，皱着眉，语气里有一点点嗔怪，林成君觉得跟他的距离近了一些。这个哥哥小声嘀咕埋怨的样子比微笑的时候，更让人舒服和亲近。

那感觉……就像天上的神仙走下来，伸手问你要手心的糖吃，是一种别样的邀请——邀请你成为他的朋友。

她仰起头，用期盼的眼神望着他，“那我喂它们吃东西？”

“已经吃过了。”

成君失望地踢脚尖，却又见陆仁洲在高处插了一面白旗，不一会儿鸽子便四散飞去。她急了，“怎么都走了？”

“放它们自己出去玩玩。”

“……那你让我上来做什么？”

陆仁洲不以为然，“你也可以下去。”

“那它们知道回来吗？”成君自动忽略他的话。

“当然，它们又不会离家出走。”陆仁洲呵呵笑，意有所指。

成君瞪了他一眼，见他转身弯腰走进一扇门，也追了过去，“……它们飞起来的声音真怪。”

陆仁洲走到一个窝前停下，随口问，“怎么怪了？”

“扑，特特特特特……”

陆仁洲笑了出来，斜睨了她一眼，“哪有那么难听。”

“就……”成君突然止住声音，又一次捂上嘴。

陆仁洲手里抓着一羽幼鸽，小小软软的，毛都没长全，眼睛还半合着。陆仁洲示意成君把饮水器开关拧开，他拢着幼鸽凑到饮水器下面，幼鸽喙部接触到水，竟然张大嘴大口大口地喝。

“让我试试。”成君眼睛发光，两只手抓着陆仁洲的胳膊，激动地说，声音也不自觉低了几分。

陆仁洲低头观察幼鸽的动作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把手伸过来。”

成君赶紧合住双手，小心翼翼地伸过去。陆仁洲把幼鸽轻轻放到她手里，但是手掌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握着她的手腕，另一手轻轻托住她的小手，纠正她，“不要抓那么紧，小心淋到眼睛。”

成君屏住呼吸，眼睛盯着幼鸽，头都快趴到饮水机下面了。她抬头小声问：“要喝多少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

成君立刻听话地把鸽子放回他手中，陆仁洲又换了新的一羽。两人安静地蹲在鸽舍里，直到把所有光秃秃的幼鸽喂完，阳光慢慢爬上屋顶，一点一点地在他们身后铺散开来，驱走了清晨的寒气，暖洋洋的很舒服。

成君好奇地盯着陆仁洲手上的动作，偶尔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，譬如，“你见过鸽子尿尿吗”，还有“它没有毛是不是等于没穿衣服？噢，那不是裸奔嘛”。

陆仁洲觉得跟小孩子，特别是小女孩，在某些问题的沟通上，还是挺麻烦的……

喂完幼鸽，陆仁洲又进了另一间鸽舍，成君屁颠屁颠跟在他后门见，只见他一打开铁门，里边十几羽鸽子“咕咕咕”欢快地叫，有只颈间带蓝的白鸽甚至直接停到他肩上。

“为什么不把它们也放出去飞？”成君问。

陆仁洲抓了一把玉米递给她，自己转身动作娴熟地给每羽鸽子前的槽里添

水，“这些刚参加完比赛，休息两天。”

“还有比赛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定很好玩。”成君蹲在鸽舍中间，两只手摊开，学着“咕咕咕”叫了好久，也不见有鸽子落过来。她有些泄气地看着陆仁洲，陆仁洲笑得格外满意，“它们只认我。”

她的表情说不清是失望过一点，还是羡慕多一点。陆仁洲撒了一把玉米在地上，鸽子们齐涌上来，他笑着放了点花生粒在她手中，示意她再试试。

成君喜笑颜开，扭头看着地上的鸽子，神色庄严地学它们叫，“咕咕咕——”

陆仁洲见她不死心，也蹲下来，又一次从身侧托住她的手唤道，“咕——咕咕咕，过来。”最初那羽颈间带蓝的鸽子歪头看了看他们，很快挥着翅膀飞过来，犹豫了一阵儿，才低下头在成君手上啄了两下。

成君欣喜地看了陆仁洲一眼，那羽鸽子开了头，渐渐有了其他鸽子也凑过来，有一羽温和一点的还被挤了出去。它在成君头顶盘旋了几圈，随后扇扇翅膀，轻轻巧巧停到她小臂上，停稳后还不忘回头望一眼小臂主人。

陆仁洲有些惊讶，这几羽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他亲自照顾的，平时钟叔进来也不见它们亲近。成君侧过头，大概怕吓到鸽子，只是翘起嘴角，得意地看着他，无声地说：“它不怕我！”

隔着厚厚的大衣，成君感受到那羽鸽子抓着她小臂的力量，那是迟疑后的信任。很久以后，成君才意识到，她对鸽子的喜欢和向往，或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一点点一寸寸滋生蔓延，直到她真正走上驯鸽师的道路。

直到做完这一切，太阳已经晒满屋顶。成君跟在陆仁洲身后，下楼梯的时候，陆仁洲说：“下去了打个电话给家里，你哥昨晚没联系上。”

一句话把成君拉回现实，她撇嘴，“根本不用打，我妈肯定不会出现。”

陆仁洲站定在地上，回身单手扶住楼梯的栏杆，成君被他堵住，只好仰起小脑袋回视他。

静不过三秒，这丫头嘿嘿笑着又不安分地开始爬栏杆。被陆仁洲一脸严肃地扯下来后，摊摊手，“我又不骗你，不信你试试。她只要一出门打牌，都是天亮才回家的，一回家就去睡觉，一睡就睡到中午。”

看着她无所谓的表情，陆仁洲突然想起昨晚她站在叶家大门口，齜着牙朝门内喊：“我才不稀罕！”

陆仁洲有点语塞，最后只是点点她的头，干干地说：“那中午她也会发现。”

她最后还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都没人接。成君为自己的料事如神感到骄傲，晃晃手中的听筒，“看吧！”就在她打算挂掉的时候，那头的人才迷迷糊糊接起来，明显没睡醒的样子，“喂？”

“妈，睡觉呢？”

“林成君？”林爱贞在电话里愣了几秒，反应过来后立刻暴跳起来，声音大得陆仁洲都听到了，“你皮痒了是吧，敢这么跟我玩？找抽是不是？”

成君知道她要挂电话，也拔高声音，痞痞地喊：“看你去哪收拾我！你没发现家里少了点什么吗？”

陆仁洲头疼地扶扶额，把她手中的电话拿过来，林爱贞还在骂骂咧咧。他抿抿唇，安静地等林爱贞骂完才开口，“……您好，我是叶成程的朋友。成君昨天到江林玩，叶成程让我转告您，下午他会把成君送回去。”

林爱贞被女儿搅了清梦，以为是鬼丫头的恶作剧，正破口大骂。电话里突然冒出年轻男人的声音，她吓了一大跳，“你，你说林成君在哪里？”

“江林。”

林爱贞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，然后那端又开始大吼，“林成君，看我不杀了你！”

林成君分明也听到了，她夸张地捂着肚子，倒在沙发上咯咯咯笑个不停。也不知笑点在哪……

“你，给我立刻、马上、即刻回来！否则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成君吐吐舌头跑走了，陆仁洲皱皱眉，对着电话尽量客气道：“我们会尽快送她回去，您别担心！”

“你问问她，叶家的闭门羹好吃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叶老太太见了她，心脏病没发作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陆仁洲挂了电话许久，感觉耳朵边还有人夸张的尖叫声。他走到餐桌边，在成君对面坐下。成君抬眸冲他咧嘴一笑，陆仁洲觉得她浑身上下，透着一种小人得志的意气风发。

两人正吃着钟叔给准备的早餐，叶成程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他问了成君几句，就让她把电话给陆仁洲。也不知说了什么，陆仁洲的眉头再一次皱起。

他看了眼对面竖着耳朵偷听的成君，对电话里的人说：“叶成程，你们一家也挺逗的！”

陆仁洲结束和叶成程的通话，成君正抬眸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“我哥什么时候来看我？”